

家乡美

冬游晋阳湖

郝妙海

元旦假期,清早起来,从阳台上望望窗外,小区大门顶上的小彩旗一动不动,显然无风。看来,今天是近段时间以来少有的好天气。于是,和老伴约好,上晋阳湖去转转。

进门,迎面矗着一块大广告牌。蓝色的背景上一溜白字,写着“助力北京冬奥,推广冰雪运动”。顶上,则是“晋阳湖冰雪嘉年华”八个蓝色大字。这是元旦前刚启动的一项冰雪活动。听村里人传言,这两天很是热闹。虽然无风,但前两天寒潮的余威尚在,稍作停留,便沿着湖西岸的曲径向南走去。

已是严冬,沿岸除松柏类树木

尚有一抹绿色外,大片花草树木都以黄色调为主。这个季节来湖区游玩的人本就寥寥,而我们前来的这个时间点,晨练的人早已都回去了,而远处的人嫌冷,都还没来。因而,偌大个景区内,除隔一段有保安或保洁员值守外,孤零零只有我和老伴两人在转悠。

我俩一边看景,一边闲谈,走走停停,一路向南而去。不知不觉间,一座黄色琉璃瓦顶的庙宇出现在前方,那是老伴的娘家,金胜村的大云寺。而寺侧的湖岸边,就是我去年夏天夜听蛙声的地方。由于岸边的地冻着,我和老伴径直来到那片苇

荡边。枯黄的细苇顶端,苇毛毛在微风中稍稍晃动着。那晚为我鸣叫的蛙儿们,应就在脚下的泥土中蛰伏着。而比蛙儿叫得更婉转更响亮的苇莺,也不知躲到何处避冬去了。开春后,这儿就会是绿油油、齐刷刷的新苇,是一道亮丽的风景,是听蛙鸣的一个好去处。

在湖边长椅稍息片刻后,我俩顺着“樱花双堤”在湖中的那道堤往回返。这时,太阳已升高,冰封的湖面上亮晶晶一片。隔一段,冰面上就会有一些因热胀冷缩而形成的杂乱无章的冰裂纹。有稍大点的裂缝,会一直伸向湖的中心。裂缝两侧,有因挤压而

隆起的冰棱。隐隐约约,还能听到远处传来冰层的爆裂声。

晃悠悠悠悠,已返回到了“冰雪嘉年华”的活动场。临近中午,场外排队买票的,场内坐着雪圈嬉戏的,熙熙攘攘,比我们刚来时热闹多了。场内那个高约5米、长约30米的滑道,是人工搭建起来的。那满地的皑皑白雪,也都是人造的。远远看去,那雪呆板、生硬,远没有天然降下的雪那么灵动、柔和……生为北方的太原人,数九天,竟要到这人造的雪地上来寻找一点冬的感觉,体验一点玩雪的乐趣,让人有一丝丝的失落感……什么时候能天降一场瑞雪就好了。



映像

高跷捕鱼

拍摄时间:2021年1月
拍摄地点:广西东兴

高跷捕鱼,是位于广西东兴海边京族人特有的一种捕鱼方式。由于现代化捕鱼方式的盛行,这种传统的、效率不高的捕鱼方式,逐渐被大多数京族人放弃了,只有极少数的人还在坚持这种捕鱼方式。目前,高跷捕鱼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,已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

赵斗钢 摄

地铁圆梦

张根泉

在人们久久的期盼中,太原人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地铁时代。我在太原地铁首发日来到二号线北端的始发站尖草坪站,我要坐地铁游太原,圆梦我期待了30多年的太原地铁梦。

我乘电梯来到负一层的售票大厅,宽敞、整洁、靓丽的售票大厅让人眼前一亮,大厅售票机前正排着几条长龙。扫二维码、出示健康码过安检,我乘电梯到了负二层的地铁站台。乘坐着环境舒适、行驶平稳的太原地铁,记忆将我带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,那是我第一次出差去北京,走出火车站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北京地铁,我从火车站坐到终点站又返回,当时坐在北京地铁上的我就梦想,什么时候能在家乡坐上太原地铁。2016年,太原地铁终于在太原人的期待中开工了,我感到自己的地铁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。当终于坐在期待已久的太原地铁上时,我有一种光阴似箭、梦想成真的感觉。

在尖草坪始发站等车时,车站的志愿者向我介绍,太原地铁二号线共有23座车站,沿途的车站有特色站、标准站和裸装站三种装修风格,每一站都有其独特的风景,会给乘客们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
我分别观赏了几个最有特色的车站。长风街站传递着一种唯美的时尚气息;晋阳街站的整体映衬着一种浓郁的晋阳古韵;走进通达街车站,人们会看到车站顶部是山西民居“坡屋顶”的造型,车站以白色为主,体现着一种大气简洁、层次有序的装修风格。

欣赏着沿途各具特色的车站,我来到二号线南端的终点站西桥站,并换乘上返回尖草坪站的地铁。地铁在平稳地向前行驶着、行驶着,一座座地铁站在我眼前闪现着、消失着,通达街站、晋阳街站、长风街站、大南门站,这时,一个亲切、甜美的声音突然响起:乘客们好,前方到达的终点站是尖草坪站,欢迎大家再次乘坐太原地铁。走出地铁站,我用手机向几位老朋友发出邀请,请他们第二天上午一起坐地铁游览太原。

悠游

跟着老电影去旅游

牛润科

因为我和老伴是老影迷,我俩退休之后就跟着老电影去旅游。

电影《地道战》,从小就让我俩百看不厌。记得那是在退休后的第一年,我俩一合计,兴冲冲地向冀中平原出发。当我俩亲临了拍摄老电影的红色教育基地时,不但开开心心地过了把“开火!开火!”关住门打日寇的战斗瘾;还英勇机智地当了回《平原游击队》里的“我是李向阳”。

随后,我和老伴前往燕国十景之一狼牙山。当年五位年轻战士,为了掩护部队撤离,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,宁死不屈,毁掉枪支,义无反顾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,那英勇无畏的场面,又闪现在我和老伴的眼前。当时,我们从表情中读懂了彼此,那个激动啊,和我俩第一次观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时如出一辙。

有一回,我和老伴在观看一部抗

战电视剧,剧中有一个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汉奸,终于被八路军抓住时,沿途的老百姓愤怒地喊着:“杀了他!杀了他!”我和老伴也不约而同地跟着喊。逗得一边的女儿扑哧一笑,说:“爸,妈,人家那是在演电视剧呢!”我们才从愤怒中清醒过来。

当时我俩一激动,第二天就直奔山东海阳《地雷战》拍摄景区。在短暂的两天参观中,我俩犹如登台表演似的投入,绘声绘色演着“鬼子少了咱就干,鬼子多了咱就转,躲在暗地打冷枪,埋好地雷远远看,叫鬼子挨打又挨炸,一个人影也看不见”的快板书,情绪激昂。

最让我俩开心的是,在山东青州,当地的一位老人讲起拍摄电影《南征北战》时,他们看见一队戴着钢盔,背着卡宾枪,穿着美式皮靴的“国民党军队”从大家面前走过,一位拄

着拐棍的老太太,踮着小脚气呼呼地跑上去,拿起拐棍朝一个戴钢盔的“小鬼”头上,嘣嘣嘣就是三下,嘴里还不住地骂着:“怎么回事?这些兔崽子们怎么又回来了……”导演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见状忙叫道:“这不是真的,这是拍电影!”大家听了这才恍然大悟。逗得我俩笑了哭,哭了笑,然后异口同声地说:“怎么跟咱俩一模一样呢!”

回想起来,在这退休后的十年里,我和老伴不但游遍了喜欢的老电影的拍摄基地,而且还反复观看了我们喜欢的那些老电影。尤其是影片中的英雄人物、经典歌曲和那些诸如“向我开炮!”“有条件要上,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”“阿米尔,冲——”“又喝到家乡的水了!”等点燃追求、重塑自信的不朽台词,已成为我和老伴儿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了。